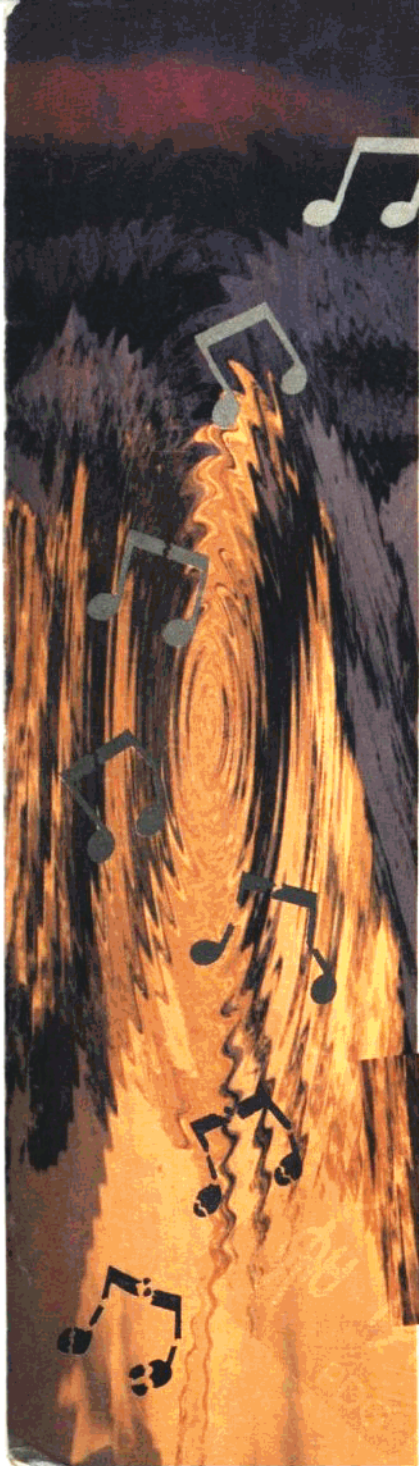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版

無歌的幽谷

嚴沁

博益





044569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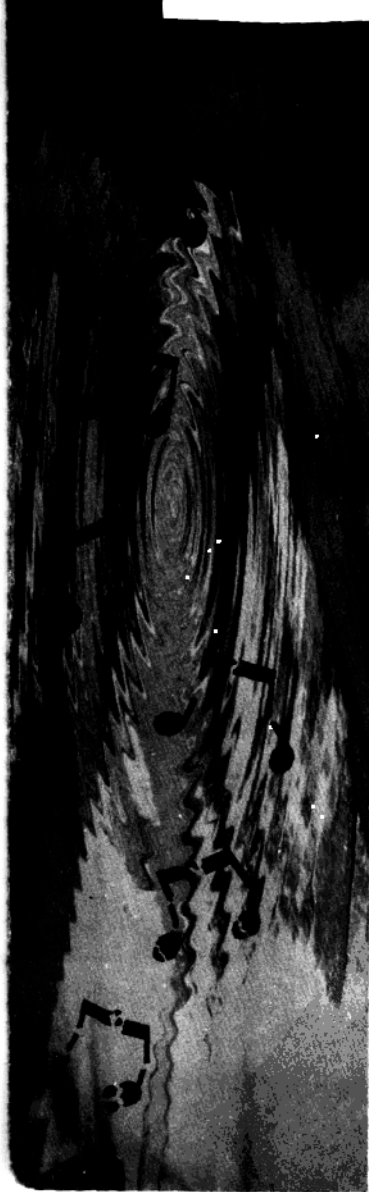
7 9

244537

無歌的幽谷

嚴沁

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


博益

書名：無歌的幽谷
作者：嚴沁
編輯：博益編輯委員會
責任編輯：黃麗儀
美術設計：李春培
出版/發行：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
香港禮頓道一號
836-6088
出版日期：一九九四年五月
定價：每本港幣四十元
出版書號：7 F 29412
ISBN 962-17-1286-6

版權所有・請勿翻印

© Publications (Holdings) Limited. 1994



期限表

請在下列時間內

目錄

結語	269
第五章	199
第四章	167
第三章	117
第二章	39
第一章	7
序幕	1

四季曲

愛的樂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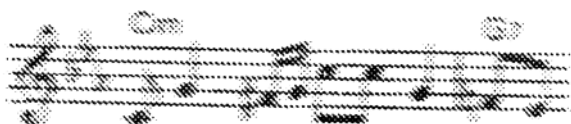
寂寞休止符

心靈之歌

走過死陰的幽谷

結語

269 199 167 117 39 7 1



唱完最後一個音符，嘹亮、美妙的餘音仍在空氣中迴旋，千餘人的大禮堂突然陷入一陣短暫的寂靜，寂靜得連呼吸都不聞。然後，點燃一枚巨大的炸彈般，如雷的掌聲、歡呼聲，利那間響徹屋瓦。

所有的人都從座位上站起來，仰着臉望着舞台，他們看來快樂、興奮、激動，有的人一邊笑一邊眼淚沿着腮邊流下來，他們不停地鼓掌，不停地歡呼，似乎要把手掌拍爛，要把聲音叫啞才能表示心裏的情緒。

台上一個瘦小的白色身影一再地，再三地，四次、五次、六次——十次出來謝幕，她深深彎着腰，臉兒已觸及膝蓋，人們仍然不離開，掌聲仍然不停，大家彷彿想把這一刻凝結，令它成為永恆。

終於，白色瘦小的身影隱在幕後不再出來，謝幕十二次，維時十五分鐘，這已是空前的紀錄，人們完完全全被她那美妙、嘹亮的歌聲感動，人們絕無保留地付出了欣賞與支持，她，瘦小身影卻有着無比毅力與堅苦精神的安靜文，

絕對、絕對有資格接受這一切。

她走過的路，她付出的代價，從有到無，從高處跌到低處，從低處再爬起來，今晚站在台上，她展示了奇蹟般的一切，再次重獲人們的歡呼與支持，她絕對有資格接受這一切。

隨着漸散的人潮，前台的燈光熄了。後台小小化妝間裏，安靜文把自己關在裏面，掩着面痛哭失聲。

她是開心，是快樂，是慶幸，是感恩，是釋然，是許許多多亂七八糟、複雜得自己也說不出的感覺。

七年了，從那一天宣判死刑，從那天知道自己永遠失去聲音，連講話都不能時，她真的以為自己死了。城中最出名的聲樂家安靜文，曾得無數榮譽，曾無比光芒四射的她，在陰暗的世界裏掙扎、奮鬥了七年，七年的日子——她心中深沉嘆息，就像行走在死陰的幽谷中，甚至看不到半絲希望。

有人敲門，一次又一次，她把哭花的臉從手掌中抬起來，胡亂地用紙巾抹着。

應該高興慶賀的日子，她爲什麼還要哭？

門開處，好友陳蓓華含淚帶笑地站在那兒，她身邊是那小小的，仍帶着倔強、不妥協神情的巧儀，安靜文十二歲的女兒。

巧儀手上有一束漂亮的百合花。

「巧儀——」安靜文意外狂喜，女兒——終是來了。

巧儀把百合放在母親手裏，那倔強就在這一刹那溶了、淡了，展露一絲七歲孩子應有的天真微笑。靜文在呆怔之後，一把擁住女兒，她知道，她得回了她。

抬起頭，淚眼模糊中看見永遠伸出支持援手的蓓華。

她伸手握住她的手，兩人重重地握了一下。

「快預備一下，記者都在等候。」蓓華吸吸鼻子，「好多記者。」

「是麼？」靜文興奮地放開女兒，又捨不得。「我預備，你們等我。巧儀，你陪在媽媽身邊，別走開。」

巧儀溫順地點點頭，乖乖地站在那兒。

啊！太好了。昨天依然叛逆，昨天依然不肯跟她講話的女兒，昨天依然仇恨她的巧儀，今天奇蹟般地站在她身邊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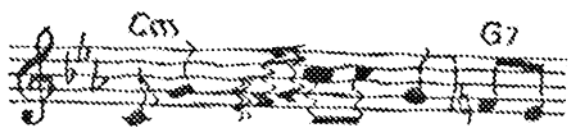
今天的一切是奇蹟。

她是這麼對記者們說的。奇蹟。

她的眼睛比記者的閃光燈更亮，她的神情是那樣的虔誠感恩，她的聲音是那樣的美妙動人，她的話是那樣的真摯感人。

「七年前，當全世界握在我手中，當我擁有一切時，我不知道，我更不能相信會在一夜之間失去。生命無常，誰也不能預知明天的一切，更抓不牢以為

已在手的東西，我絕望過，我想過死！但一切也改變不了降臨在我身上的不幸。我失去了聲音，失去了家，失去了丈夫兒女，活在地獄中。但是，友情支持着我，若沒有朋友，若沒有仍愛我的老師，我走不過那死陰的幽谷。今天站在這兒，我願把生命中最黑暗的一段，從無聲到有聲，與大家分享，互相鼓勵。」



四季曲



中四，高中的第一年，安靜文轉進市區的一間教會學校。雖然離家較遠，每天要花三小時在來回的車程上，但良好的校風和讀書風氣，她認為是值得的。

小小個子的她有一張甜美的臉，有活潑好動的個性，還有一顆善良的心，在陌生的同學中，很容易就贏得了友誼。

坐在她身邊的陳蓓華雖然比她高半個頭，但對她極好，像照顧妹妹般照顧她。兩個都是愛笑的姑娘，說起好笑的事，笑聲震瓦。

「你小小個子，怎麼聲音那樣宏亮？」蓓華不止一次問。

「我肺活量大。」靜文笑。

除了笑，她也愛唱歌。

這是從小的習慣。小時候，不記得幾歲了，大概可以發出聲音時她已愛唱，主要是因為母親也愛唱。

母親受的教育不多，生長在古老家庭中的上一輩大概是這種情形，中三畢業已經很好，更多的書留給兒子去唸。

母親有很好的聲音，在初中音樂課時也學了些樂理什麼的，可惜沒有人真正指導過她。她愛唱的嗜好影響了女兒，從孩提時代小小的靜文已和母親對唱，從兒歌童謠開始一直唱到今天。

初中時靜文的好歌喉已被老師發現，曾代表學校參加校際比賽，沒學過聲樂的她竟然能以一把童音贏得第二。老師認為她是可造之才，曾私下教了些初步的聲樂知識和技巧給她，並非有系統。

靜文極有天分，老師一教就會，一點就透，進步極快，她又參加教會的詩班，愛唱的她聲音一天比一天動聽，一天比一天美妙。

「爲什麼你不學聲樂？」同學問。

「學聲樂將來只可以教學生，我的個性不適合做老師。」

「可以做聲樂家。」

「歌星才能賺大錢，聲樂家不行。」她笑。

「那你做歌星，你一定行。」同學又說。

「不。我只喜歡正統的唱法。」

是。她只喜歡藝術歌曲。

家裏沒有鋼琴，她就利用課餘在學校練。老師見她有潛質，同意借教室和鋼琴給她，她情願晚些回家也要練一兩個小時。

在音樂世界中，她非常快樂。

她不會像其他同學般放學去逛街，去看電影，甚至去拍拖。她的心思意念精神全在音樂上。

雖然剛轉來新的高中，她的才華立刻被音樂老師李玉明發覺。

「你學過聲樂？」總有人這麼問她，這位秀氣的李老師也不例外。

「沒有，從來沒有。」

她令李玉明驚異，也另眼相看。

「你極有潛質，應該走這條路。」玉明鼓勵她。「不學聲樂很可惜。」

「我回家問母親。」

「如果需要，我可以打電話替你說話。」玉明十分幫忙。「你絕對是塊美玉。」

愛唱的母親並不反對靜文學聲樂，於是李玉明介紹了一位老師給靜文，每星期三堂，靜文正式學聲樂了。

雖說每星期三次，但對家住郊外的靜文來說，課餘再上課也的確辛苦。原本瘦瘦小小的她更加瘦弱了。

「如果辛苦就別學了。」母親最重視的還是女兒的身體。「這麼瘦。」

「瘦才漂亮。別人都要減肥呢。」靜文說。在音樂世界中，她永遠不覺辛

苦。

學了聲樂的靜文與母親對唱、合唱的機會反而少了。母親淑華不懂唱聲樂的那些藝術歌曲，尤其英文或意大利文，但她卻做了女兒最好的聽眾。

每當靜文練歌，她總靜坐一邊，全神貫注地聽，萬分欣賞地微笑、拍手。「你真行，靜文。」她總是這麼講。

*

*

*

學習的日子總是過得快，一年之後，靜文升上中五，功課開始忙碌，會考等在前面呢。

就在靜文猶豫要不要再繼續學聲樂之際，發生了令人措手不及的變故。

——父親心臟病發去世。

做公務員的父親一旦撒手而去，家中頓現愁雲慘霧。父親是家中的經濟支柱，父親負擔着全家的生活，他的去世是全家致命的打擊。

剛中學畢業的哥哥在一間公司當文員，僅能養活自己，對母親和妹妹就愛莫能助了。

「我退學，去工廠工作。」靜文對着整日以淚洗面的母親說。

「不、不。中學要唸完。」母親堅持。「要不然將來在社會上被人看不起。」

「我做一年事，存點錢明年再讀書。」小小的靜文很理智。

「不。我去工廠做。」母親的話不容靜文反對。「你把書唸好，將來養媽媽。」

母親的第一個月人工替靜文交了學校的學費，使她有繼續受教育的機會。聲樂當然停了，她們沒有那份多餘的錢。

第一次，靜文感到生活的壓力。

母親在工廠幫人釘鈕扣、縫裙邊的錢僅夠吃飯，生活拮据，這一切都看在靜文眼裏，當然她什麼都不敢說了。